082.6
M743s
W
4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竟山樂錄

三卷 一名古樂復興錄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初晴 稿
文瀾克有 遠宗姬潢 較

九聲本管子歌聲曲調器色凡以九聲爲度者管子嘗言之如云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夫一而三之即四也又以是四開而合之五音即九也則是五聲合四清自古有之其曰九九則因之以生黃鐘之數所云九九八十一者是黃鐘九寸倘起于五聲之合四清而趙宋儒者極訾四清爲無本何

6714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其陋也

入音配聲 國語伶州鳩論樂有云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此言器聲大者合細聲器聲細者合大聲此正以高應低以清應濁之說其云匏竹利制則以樂聲調利而于以立制全在匏竹故又曰匏竹尚議謂即此二器可以爲議樂之制也三代言樂俱以竹爲本而笙匏佐之即此可驗

左傳論聲之備 左傳昭二十年晏嬰侍齊侯于遄臺辨和同之異有曰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舊俱不解今解之一氣者聲由于氣也二體者聲有陰陽也舊曰文武二舞非也舞是樂容非樂聲也三類者謂聲有上中下之分也凡樂中聲謂之樂極極者中也上下即清濁小大也舊曰風雅頌則是詩非聲也四物物者倫也即類也聲有四時之氣以春夏秋冬隸之故歌法有四聲圜轉一例至六朝後以平上去入代之即此物也舊曰四方之物以成器非也器即下八音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至無射大呂至應鐘也七音五音兼二變也舊謂武王伐紂七日而克因

合其數此伶州鳩之妄言也非也八風八音也以八音配八風也九歌者五聲兼四清也舊曰六府三事合成九歌此樂章名非聲數也若夫清濁小大高下此指聲言以一定之聲兼不定之數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則以調言此純乎不定者晏子論樂其簡而能當如此

宇有五聲宇之五聲見于古韻之通轉無與樂律然亦不可不曉者以樂之歌詩其出宇收韻平仄陰陽皆于宮徵有關合非兩事也大抵隋韻二百六部唐韻併作一百六部而核之古韻之通用只得五部五部者宮商角徵羽也舊定五聲者每以喉齶舌齒脣爲宮商角徵羽之準定韻亦然第一宮部爲喉音今韻中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是也七韻中宇每讀訖必返喉而翕于鼻唱曲家呼爲鼻音每唱此七韻中宇必收以提鼻之音（鼻中作聲）以返喉則入鼻也第二商部爲齶音今韻中真文元寒刪先六韻是也六韻中宇每讀訖必以下舌舐上齶唱曲家呼爲恩痕音以抵齶則其收聲在恩痕之間也第三角部舌音則爲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八韻中宇每讀宇唱宇訖必懸舌居中徵部齒音則爲支微齊佳灰五韻中宇每讀宇唱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訖必以舌擠齒羽部脣音則爲侵覃鹽咸四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兩脣相闔歌曲家呼爲閉口音凡唱字將畢必羣視其口審其閉否以定優劣自詩易詞賦歌頌銘誄謠諺諸古人有韻文字無不限此五部作通用之法故曰字只五讀韻只五押（古韻通用法只此五部盡之見古今通韻）樂只五收此眞五聲之秘千古未發者謂予不信試將諸韻中字隨取一讀如東冬七部內有一字不入鼻七部外有一字入鼻眞文六部內有一字不舐齶六部外有一字舐齶（角徵羽三部倣此）則請毀其書而訴之可已

十二律配十二月本義黃鐘十一月（月令律中黃鐘）爲宮（此史記漢志諸書皆同若呂氏月令曰其音羽則黃鐘無屬羽者彼但以五音配四時耳）地數以六爲中（漢志地數三四六八十以六爲中中屬土）中土色黃故國語伶州鳩律對曰夫六中之色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大呂十二月（月令律中大呂）以隔八相生推之則此爲變宮（舊大呂于五聲無所屬）變宮者所以助正宮故律對曰助宣物也

太簇正月（月令律中太簇）爲商（舊同）物始生爲商故凡人始生吹律而定其姓亦爲商是商本初氣木氣而反以金行之氣爲解者以商清在八月正金行也故律對曰

太簇者所以金奏賛陽出滯也夫太簇陽也（陽律陽月）而曰賛陽亦曰彼秋行之以金奏而賛此者凡以爲初春之氣當出滯也

夾鐘二月（月令律中夾鐘）夾者以草木夾坼爲名而二月發春則正當草木芒角之際夾與角皆木行也故月令曰其音角而東方七宿則又以角爲首名（蒼龍七宿一曰角）則角而已若三月姑洗則木氣衰角星轉矣芒角者天且喬矣故姑洗非角而夾鐘角里有然也

姑洗三月（月令律中姑洗）洗爲徵（舊爲角訛）其爲徵何也夫徵者禮也彼伶州鳩之爲律對也此猶漢以前稍可憑藉之語也乃律對曰姑洗者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夫洽百禮饗神人燕賓客皆行禮事也而皆屬之姑洗則明明以姑洗爲徵矣況時當三月木德已衰而火符將及則以徵爲火亦正相合故以隔八相生之法推之則姑洗徵也以其時與其令核之則亦姑洗徵也故曰姑洗徵

中呂四月（月令律中中呂）爲變徵夫四月火月徵也仲呂亞三月而宣陽氣則中呂又徵也二徵宣洩盡是以無應又月令曰其音徵史記律書于仲呂五寸九分三分二下亦註曰徵（無應則無分下同）

蕤賓五月（月令律中蕤賓）陽盛極而亦將行物盛極而亦將行則于五音宜爲羽羽者行也（見白虎通）兄羽于四行爲冬以冬者陰之終也于十二辰又爲夏以夏者又陰之始也蕤羽以黃鐘爲應矣（黃鐘羽月律在黃鐘）不能應他律故無應

林鐘六月（月令律中林鐘）律對曰夫六中之色也黃鐘宮以六中爲色故曰黃則六月爲宮清爲黃鐘清不觀漢律歷志乎宮以九唱六孟康曰黃鐘陽九林鐘陰六陽倡而陰和和則正也清相應所固然也若曰林鐘徵則未有徵爲宮和者也

夷則七月（月令律中夷則）爲變宮清夫變宮者所以助正宮故大呂變宮曰助宣物也變宮清者又所以助變宮故黃鐘宮曰所以宣揚九德而變宮清曰所以詠歌九則也律對正同此亦可以驗夷則之爲變宮清矣若其又曰平民無貳則夷者平也舊曰夷者傷豈非誤乎

南呂八月（月令律中南呂）爲商清夫太簇商也而八月曰清商夫清商而猶曰非商清乎夫非商清而可曰清商乎故律對于太簇曰所以贊陽出滯也于南呂曰所以贊陽秀也夫同一贊陽而在正月當發滯之時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曰出潛在八月爲秋成之時則曰秀無射九月（月令律中無射）爲角清律對曰令德示民軌儀軌儀者道法也正主發淸主收故曰道法

應鐘十月（月令律中應鐘）爲徵淸律對曰所以均器利用俾之應復蕤言冷百物之禮以應夫三月大禮之舉行也應者陰應陽也且夫十月陰月也反曰陽月且冬之首矣反曰小陽春夫陽春三月小陽春非三月應乎則非徵淸乎故曰此徵淸非無謂也

旋宮和繆先臣曰七聲有和繆皆成數也而旋宮之法生焉如宮爲和則變宮爲繆商爲和角爲和徵爲和則變徵爲繆羽爲和所謂一和二繆三和四和五和六繆七和之法推之則變宮一和商二繆變徵五和羽六繆宮七和仍用其和而閟其繆有何戾乎所謂旋宮之法如此

（二變在前誤之由）先臣曰變宮在宮後變徵在徵後舊誤以爲在前者以五聲高下言之宮最居下一層而以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而高而上似乎在前實則過宮之前一層非宮前也古誤必有由其所誤者由是耳如同一先人曰言智先人則先乎人曰自卑而先人則讓人在先先與後皆可解所以溷也但樂聲先後有斷難溷者人聲無定器色聲有定試取匏竹諸器一按之孰前孰後何難頃刻立辨乎

不用商徵二調之由 周樂無商調從來不解嘗以問先臣先臣曰樂有七聲者五聲及二變也二變者變宮在宮前變徵在徵前也周自文武後便不解七聲故周景王問七律而伶州鳩以七同七列妄答之因以變宮在宮前一位者誤認作已前之前遂列變宮在宮後而宮前一位名之爲商然而樂工用五聲則宮前一聲每閟不用此不用者是變宮而既誤爲商則亦誤謂不用商此即無商之所由來也若隋唐以後不用徵調則以十二律配七調自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七律外其不立調者有五而林鐘爲無調之首乃史記律書生律之數則又以黃鐘爲宮林鐘爲徵遂曰無徵調此皆沿誤之最無理者然其說則在此

五清不領調 國語大武有四名曰羽曰厲曰宣曰嬴亂而

其調祇用七律曰夷曰南曰無曰應曰黃曰大曰太
但取夷則至太簇頗倒立調夫五凊不立調以林鐘
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五律無領調法也幾見夷則無
射可以稱爲上宮者兒旋宮之法皆用順轉羽宣上
宮一以夷至黃一以無至太猶用順轉若厲鬳下宮
一以黃至夷一以太至無則直倒行逆施矣而可爲
調乎此皆于聲律大有礙者

前人不識笛色匠不識樂晉荀勗問協律中郎將列和笛中之孔及體中之孔合作七聲能盡知其孔穴宮徵與否且調與不調將以何驗和辭以先師相傳吹笛者但爲應曲而設某曲當舉某指列不知七孔盡屬何聲也若笛之調否則第仰尚方笛工依按舊製便吹取其鳴者可矣其調與不調匠者主之安從校驗則是以勗之神解尚不識笛穴何律而列和在晉代頗稱哀爲能識樂按晉樂志稱魏晉之世有孫氏善舊曲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傳玄嘗曰人各欽所聞而忽所見向使六人生于上世今古無儷何但牙夔同契哉其稱許之盛如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周禮司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爲樂器其云凡聲者鐘聲也鐘聲有高下厚薄偏正之殊故曰高聲磬磬者磬然旋于裏也正聲緩謂器上下正直則聲紆徐也下聲肆形過庳則反放肆無拘檢也陂聲散者器偏則聲離也險聲斂太峻則聲不越也達聲嬴微聲餘者達大有餘微小不足也回聲衍過於圜無鴻殺也侈聲竽弇聲欝侈者其中陗介者其外閎也薄聲甄薄則震掉厚聲石厚則專確也此皆指鐘一器言故又云凡爲樂器以十二律爲度十二聲爲劑量其云聲非聲音之聲也

樂無聲樂之有八惟器數曰八音儛數曰八佾方數曰八風並無聲數從八者若隔八相生則以隔七聲而八與一和仍是七聲之清聲也北周長孫紹遂欲于七聲之外加一黃鐘引左傳天子用八周禮天子縣二八及編鐘十六古磬十六爲詭乃于十二月樂縣每簴七之外又加一簴誤矣左傳用八是佾數周禮及諸鐘磬是七聲九聲並縣之數非聲數亦非簴數也當時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以爲舜開七始周制七音並不用八致魏帝時用絲竹遂言改七用八又時用正言改八用七躊躇改換經五六次不決致絡遂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死猶與樂部齊樹書又上帝書又囑其子覽必得用八以瞑目而終竟不用世之冒昧僻牛碩豕傭至死不變有如此而欲樂不亡難矣又北魏李搔遍采諸聲別造一器名八絃然世無祖之者

一笙十六管 北周鄭譯作內史中允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宣帝令與大宗伯斛斯徵議徵謂十二律轉相生聲即是還宮若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多設何用且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必須于廟庭之外更闢階墀增修廊宇方可陳列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于笙于是罷獻

十五等尺 蔡氏新書備列漢後諸尺而無所稽驗通考分作十五等尺且校訂倍析是徒誇該載不過一類書家事耳大抵周尺最短而漢後漸長如漢建武銅尺晉前尺即荀公曾尺徐爰王朗所造謂之古尺其他魏晉六朝凡所製尺則皆比古尺較長並無減于此者若後魏造前尺中尺後尺皆增于公曾尺二寸有奇而後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假爲張衡作者竟增至五寸然則樂尺亦何足據乎

四清五清之誤 四清聲者黃鐘太簇夾鐘姑洗也惟七調五

淸則又加大呂爲變宮淸焉此五律者悉三代以來相傳次第歷漢唐宋不改改者弟人知四淸不知五淸因不識大呂之爲變用而自黃鐘數起以次捱列則又每多于四淸之數于是唐樂去夾鐘以黃鐘大呂太簇姑洗爲四淸宋仁宗朝又去姑洗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爲四淸其不去大呂者以不知變淸也其必去一律者以與四淸數不合也其不改越姑洗以後者以猶知十二律中惟前五律有淸而他無淸前代相傳本如是也此眞儻羊之儼然者宋儒妄爲解說謂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四律管短故減黃鐘大呂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爲淸聲而不知夷則四律正黃鐘四律之淸聲也且不知除中呂蕤賓七律之外卽林鐘亦淸聲也蓋管有短長而環生則聲應若謂黃鐘四律減半與夷則四律應和則黃鐘之半爲四寸五分纔與應鐘之四寸六分零相近至夷則三律反彈于黃鐘四律三分之一相凌甚矣至若周禮小胥正有鐘磬二八十六枚一簴之說臆謂十二律外復加四淸爲十六則不知十二之中已有五淸若再加四淸則九淸矣其說之不可準則如此

二八之誤

六枚者分九清七律而並列之也九與七十六也其分之則一爲聲一爲調也說者不曉其義謂樂有八音倍而設之故十六則妄誕極矣八音樂器數也樂器倍設則試問此一簴者兩鐘兩磬兩鞉韋乎抑第取其數而左八鐘右八鐘乎且八鐘何名焉

方響四清之誤 方響雖起于西京清樂然亦有清聲大抵一架編作兩格下格以左爲首黃鐘太簇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南呂無射上格以右爲首應鐘黃鐘之清太簇之清姑洗之清中呂之清大呂夷則夾鐘其猶知四清似亦禮失求野之一端然加四清于十二律外則謬甚矣若其去大呂則大呂原不在四清之中乃又去夾鐘姑洗而獨取中呂何也總之不得原本雖竊取偶合無一是者

樂器不是樂 朱儒論律呂只講樂器于此便是論樂矣乃說皆然信此則假有舜時樂器漢尚未亡而隋何妥謂韶樂在齊見於論語秦始皇帝滅齊韶樂傳于秦宮暨漢高滅秦韶樂尚在漢漢高改韶樂爲文始樂以示不相襲也則是舜時樂器漢尚未亡而秦皇漢武俱未聞能興古樂何也即此亦足以見考數製器之無所用矣何妥又云漢五行舜即周大武

之樂文景昭宣歷改其名隋時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據然而兩漢之樂既非簫韶又非大武則是樂舞並存仍不是樂何況樂器又何況銖黍尺寸但求製器全然未成一器者而便謂古樂在是抑何不自揣量大言不慙乃爾乎

樂書不是樂

漢志曰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註云以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于書此言樂全在聲非樂書所能傳也又云六國魏文侯最好古樂有樂人竇公在漢文時尚存恒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夫大司樂章有用乎至漢武時河間獻王尤好樂遂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書言樂事者搜討樂義作樂記一篇然于漢世樂毫釐無補夫樂記言樂亦甚娓娓後人讀之亦尚發奮感興有志古樂乃明著其書而全不是樂何則非樂聲也獨志中所載諸經篇目其于歌詩二十八家中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歌謠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此必傳周時歌詩之聲之曲折而惜徒有其書目而書不傳耳然則樂書不言聲雖樂記猶無用況其他矣河南者西周之名史記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爲河南桓公故西周各河南其後分東西周

公以此

十二鐘 傳以黃帝命伶倫作十二鐘謂十二律鐘也後世謂之編鐘與簫管琴瑟同逐歌詠之器宋作十二特鐘依辰布列每遇子月作樂則考黃鐘特鐘以宣之此又在營援十二之外者非舊制矣若十二編鐘則雖限黃鐘太簇諸名然還宮遞轉仍無專限且祇用十二合作一簴而東漢元嘉後依辰配位每遇子月黃鐘簴遇正月出太簇簴凡十二簴不成正月黃鐘與十二月有異聲乎

十二鎛鐘即編鐘 後周製十二鎛鐘即編鐘也其相生考聲形製正同而宋大觀間議禮謂韋昭杜預註國語左傳皆以鎛爲小鐘鐘爲大鐘故周禮鐘師掌金奏之大鎛師掌金奏之小歷歷可驗若鎛而又鐘則兩名雜出不可爲訓不知鐘爲概名鎛即小義鎛而又鐘猶稱鼓鼓者鼓而又鼓也或曰不然鎛鐘可名小鐘不可名編鐘則先臣又言之矣鎛與編聲之轉也

十二鐘不依律數大小 宋知制誥王洙謂鐘磬依數爲大小經無明文惟鄭康成以意言之如言磬前長三律後長二律之類不知磬製半長半短所云前長謂前半後長謂後半也律者以黃鐘爲度即九寸三律三九二

十七則二尺七寸二律二九十八則一尺八寸也若以此明大小誤矣其後王拱辰詳定大樂謂律大小皆不和諧則是十二鐘磬不宜依律作大小者大抵聲之高下在厚薄不在大小況銅齊清濁而高下分焉銅精則聲清而高若鉛錫雜和則卑濁矣觀方響水盞以及今之雲鑼皆無大小而聲之高下歷然此可驗也

明朝製鐘律式凡淨銅極鍊不攙和鉛錫謂之清銅然又有鋼柔純雜之別而上清次清分焉若鍊銅一勵攙灥安錫四兩則稍濁矣至加以黑鉛則濁甚然則清濁豈在器大小乎

黃鐘白鐘 黃鐘律名亦鐘名即五色鐘之一也黃帝造五色鐘有青赤黃白黑五名又淮南子謂孟秋之日西舘御女白色白綵撞白鐘則意五色鐘亦依時考擊如十二特鐘依月辰宣樂一義然其色則特染耳非銅色也

改鑄制 明弘治甲子太常卿呂常以鐘磬不協雖依勑兩製造終不調貼時樂器舊懸有銅綸鐘四口一正黃鐘一正太簇一林鐘一南呂俱缺壞不識改造法至嘉靖十四年少卿張鸚請改設特鐘特磬以爲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節因當時編鐘皆不能諧姑製此以爲鐘石一項可
抵塞也乃世宗忽名宗伯夏言謂特磬石重聲下反
難宣遠言請併以銅爲之夫不能製石而遽欲改金
已爲可怪至改之終不諧又請以燈易銅設一特燈
揭之旛竿以爲樂作止之候則不動聲色望而可知
比之鐘磬爲較靜上從之夫作樂非求靜也如止求
靜則何如竟撤宮懸棄置不作之尤靜乎韓尚書何
在耶何掃地至此（韓邦奇兵部尚書作律呂新書直解自誇知樂）

樂不分古今

古樂有貞淫而無雅俗自唐分雅樂俗樂番
樂三等而近世論樂者動輒以俗樂爲譏殊不知唐
時分部之意原非貴雅而賤俗也以番樂難習俗樂
稍易寧下不足學則雅樂耳故考伎分等反重番樂
其能習番樂者即賜之坐名坐部伎其不能番樂則
降習俗樂不坐而立名立部伎若俗樂不能則于是
斥習雅樂不齒于衆雅樂之賤如此誠以雅樂雖存
但應故事口不必協徘手不必調器視不必洽曰聽
不必諧耳屍歌偶舞鼗唱塤和如此而曰雅樂雅樂
誠亦可鄙

乃儒者論樂則又昧
轇結不解試問今論樂之儒亦曾讀周禮乎周禮旄
人掌教舞散樂夷樂散樂野人之樂非官樂即後所

名倡樂俗樂者夷樂即番樂夫以倡樂番樂而先王設官而肄習之此未嘗有梨園高頭教坊爲之先也然且復設鞮鞻師使掌鞮樂給祭祀燕饗或曰鞮樂即舞樂非歌樂也而鞮鞻氏掌夷樂聲歌凡祭祀大燕則吹而歌之則夫倡樂番樂之聲先王全用之入太廟登明堂與郊廟燕饗大樂後先並奏豈非以樂重人聲人聲苟善雖俗樂番樂在所必取而況九州之大四海之衆人聲喤喤不絕于世一吟一詠皆宜紬繹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翻以金元曲子陋習錮鄙偶一欠口便嗤俗樂則夫以人人自具之聲而當身失之謂之自暴以人人可見之理而蒙昧其心謂之自棄自暴自棄尚何論樂故設爲雅俗之辨欲使知音者勿過尊古勿過賤今謂當世之人爲今人不謂俗人謂今人之聲爲人聲不爲今聲則于斯道有庶幾耳

臣 兒時隨 臣 祖赴鄉飲酒禮忽歌鹿鳴者來前各相顧怡愕以爲市閙也時鴈工樂大成殿櫺星門垣邪許聲相聞紛徐中飾傍一老生相賓者嘆曰曾謂雅歌不如勞聲哉暨 臣 入成均聽祀文宣王樂其工歌者以大哉孔聖合笙瑟入奏爾時歌者自爲歌吹搏

者自爲吹搏如各試所習者臣聞而疑之及臣叨
聖恩濫厠侍從每隨朝會班次竊聽
皇上升殿時奏中和韶樂地高聲祕祇得聆磬聲琤
然而他不之及至若
太和門下奏丹陛大樂諸黃門倡樹麾應舞則正當
諸臣抃蹈之次每朝會所奏歷歷在耳迄于今尚有
回思之而不能忘者憶歲在辛酉
皇上應臺臣所請命詞臣考定樂章臣時有樂章配
音樂一議呈掌院學士然未之上也其後黃門所歌
皆更定新詞然實未知其句字平陂閒闔單複端屬

何等祇覺聆其聲若無歌者古樂重人聲聲高于器
故漢祠太乙至有七十人同聲歌者隋唐樂府皆以
宮商各調定歌人數今歌止一人不逮衆器而又過
遜其聲出考擊下其無人聲甚矣曩者宋元豐間楊
傑定大樂謂樂有金石相奪倫者夫樂奏一聲而衆
器應之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乃琴瑟塤箎
笙竽箏筑止應一聲而鎛鐘特磬編鐘方響必擊三
聲聲煩掩衆器此奪倫也已後宜勿連擊夫止擊三
聲尚謂聲煩而奪倫今黃門歌一聲其擊方響者不
止十百聲也且鼓以節樂即左鞞右應諸小鼓亦止

與建鼓賁鼓參差相間每歌則間一二字擊之以爲樂節今歌一聲則方響與觱篥應皆擊十百下自緩至急如一曲之煞尾一調之送聲此則何說夫樂府歌法前爲豔後爲趨豔者緩也趨者促也諸調之末原有煞聲所稱偏殺側殺借煞寄煞者未有一字一促一聲二煞之理況樂貴繹如樂記有纍纍貫珠之法謂聲之綿絡而不間截者今每一字只一聲並無句矩連貫之意所謂一音而備四時之氣者固已無有然且一聲既斷一聲始起繹如之謂何古論聲者謂陽字一字兩聲陰字一字一聲今樂從一聲則有陰

無陽專一之聲其誰聽之乘姜夔樂議謂當時大樂往以七調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以一律配一聲而不曉永言之旨以今較之毋乃類是至于圜丘方澤太廟社稷每竊聽太常奏樂多未合律如迎神一歌其在圜丘則以敬承純祐爲京鄭順祐則以商色譜爲合四一四也其在方澤則以吉鑱玉宇爲幾眷雨餘則以商色譜爲尺工六尺也其在太廟則以皇興敬罔爲皇祚氣慶則以商色譜爲合四乙尺也其不陂之不合如此況陰陽乎況幻曲上下乎況啟韻與闔韻乎況開揚收合一音備四氣乎至于考擊之

失序吹和之逾節有不可殫述者夫圜丘樂歌前豔後促此是常度然而過豔則縵過趨則脊當典儀唱迎帝神奏樂之時樂甫入奏而內贊即引陞壇上香于正配兩位前然其儀止如是耳而樂章有十二句則不宜過縵而往往傷縵若三獻再歌止得四句而典儀唱行某獻禮奏樂則內贊所引有捧爵受爵獻爵詣神御前詣讀祝位前諸禮則不宜太促而往往傷促蓋善行禮者禮與樂副善作樂者樂與禮準況聲器刌度幾微杪忽倍難檢合夫八音未諧有司之責今大樂初定明備是亟

一人屢敕之而苟且因循拚抑而不發儒臣之過也

臣忝備詞翰其于職當考析典故闡揚制作況禮樂之事所任尤重故私爲訂正而約其大槩如此若夫踵事增華

堯舜在上其繼后夔而起者豈乏人矣

竟山樂錄 四卷 古樂復興錄 一名
蕭山毛奇齡 字齊于 又大可
郭鍾機石城
沈宗熹師尹 較

竟山樂錄三卷已無賸義其所以過爲簡要者以從來樂書多辭費翻害樂也故閱書千百卷而後成此錄自前漢至宋元諸儒論樂不計外郎明代樂書見閱者有七十一種然尚有先教論淺說十四條取其論五聲七始十二律十五聲而假爲問答作通俗之辭以明法其餘二變五變倍聲半聲與夫八十四調三百六十五調考之荒唐則前卷已悉不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再贅觀者詳之此後係采衣堂論樂淺說

何謂五聲曰宮商角徵羽也何謂宮商角徵羽曰一二三四五也一二三四五何以名爲宮商角徵羽曰欲代其數而不得則强立名以代之如天地玄黃之爲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也然則其名無義乎曰有豈惟有義兼有形有度有方有位有氣有候有聲有色然皆所不道一道及此則滿紙簇簇無實濟矣故只曰五聲者五個聲音謂一二三四五也

五聲不並列原非橫排五聲是五層聲耳人聲有輕重高低上下淸濁而層次生焉五聲者只五層聲而輕重高低上下淸濁之究竟卽盡于此故只稱五聲然則五層外別無層次乎曰有如七聲九聲十二聲十五聲皆是也有則何以只稱五聲曰人聲層次雖多然只五聲而止如宮是第一聲商是第二聲從下而上從濁而淸從低而高從重而輕則宮是最下之一聲商是次下之二聲角是半下半上之三聲徵是次上之四聲羽是最上之五聲五層已畢若再加一層爲第六層則其聲雖高于第五層而實則環轉而仍歸于第一層之位則其聲雖由最淸最上而遞有增加實則第一層之最下最濁者與第六層之最淸

最上者高低齊一輕重均等呼和相同吹搏各應則
明是五聲既周五聲再起之數第六即第一第七即
第二第八即第三第九即第四第五即第十其所以
無第十者以歌曲之調止于九聲若十聲即出調而
五聲一周爲五正聲五聲再周爲五清聲第一爲宮
第六爲宮清第二爲商第七爲商清第三爲角第八
爲角清第四爲徵第九爲徵清第五爲羽而羽聲最
高別無清聲故五正四清亦只九聲而止與曲調九
聲之數正相脗合故無第十耳是七聲者以五聲而
加二變二變者變宮變徵然設而不用仍五聲也九

聲者以五正聲而加四清聲四清聲者即五正聲之
清仍五聲也十二聲者即十二律以五聲加四清聲
爲九聲又加二變聲爲十一聲變宮有變宮清而變
徵最高無變徵清與羽聲同則又只加一變清聲爲
十二聲然三變聲仍設而不用原只九聲而九聲去
四清仍五聲也若十五聲者則人聲之盡人聲自至
濁至至清凡十五聲而止故其法只從五聲三周之
而其聲已盡仍五聲也然則七調九聲十二律十五
聲只是五聲故曰樂以五聲而止

然則何以謂七聲曰五聲層次相隔均等如宮商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一寸則角徵羽亦隔一寸宮商隔二寸則角徵羽亦隔二寸稍有參差即不和此定理也乃其事有不盡然者羽宮相隔與商角相隔角徵相隔俱分寸均等而宮商之間與徵羽之間俱倍之如有七寸之管于此第一寸是宮字乃隔二寸而得商字則第三寸是商字矣第四寸是角字第五寸是徵字乃又隔二寸而得羽字則第七寸是羽字矣七寸之中獨虛二六兩寸然且即此兩寸中亦仍每寸有一聲設而不用謂之二變則七寸原有七個聲特以去二變不用只用五聲故曰仍五聲耳大抵唐虞以後陳隋以前凡大樂清樂俱無用七聲者用即出調故韋昭註國語不曉七聲以爲文王武王所加之聲而漢後敘二變方位則又誤列之宮徵之前是以七聲二變展轉誤解至北周武帝時始傳龜茲七調譜而白蘓祗婁彈胡琵琶竟用二變攙入調中此即荆軻易水爲變徵之聲北調所始而金元樂府則並開二變名曰北調反以從來所用五聲之調爲南調南北相抵古人無是也故其謂七聲者兼二變言之而二變不用則仍是五聲

夫二聲既不用則曷不去此二聲而必設七聲曰二

聲可不用然不可去也其不可去何也曰聲可不用調不可不用也大凡有一聲即有一調有七聲即有七調聲之所始而調生焉借有歌宮調者于此其聲恰中此七寸之第一寸則此二寸與六寸仍去而不用可矣萬一歌宮調者而其聲恰與七寸中之第二寸相應則第二寸爲宮矣第二寸本不用之變宮而今爲正宮而開而用之則環相爲宮當即以第三寸之商反爲變宮而閉而不用至六七徵羽亦然是此七寸之管環相啓閉無一可去則此七寸之聲亦環相用舍無一可去所謂七聲可不用七調不能不用也其不能去此二聲者以七調故也

然則七調與九聲有辨乎曰七調以調九聲以聲七調者五聲之變故加之爲每調之始九聲者五聲之復故加之爲一調之成蓋一調之中高下清濁每不能以五層限則又于五層之外再加四層爲四清聲而聲之高下清濁以全合五層四層而九名焉若再加一層則出調矣但此四層者雖加于五層而祗以五層之四復而周之故曰四清聲者即五正聲之清仍五聲也

然又有十二聲者則又合七調九聲而十二聲出其

間爲七調去二聲而兩用之則爲九聲以羽無清聲也七調合二聲而兩周之則爲十二聲以羽無清聲變徵亦無清聲也故五聲倍之不爲十聲七調倍之不爲十四調雖有九聲十二聲之殊而只是五聲只是七調參錯之至歸于齊一此之謂也

十二聲卽十二律也五聲有宮商角徵羽五名十二律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等十二名（其全名見第一卷）而七聲九聲十五聲不立名何也曰七聲卽七調卽十二律也九聲者五聲再周而缺其一十五聲者五聲三周而該其全卽五聲也十二律旣立名則七調可不立名五聲旣立名則是五聲十五聲可不立名則是五聲者以聲立名十二律者以調立名也然何不以七調立名而以十二聲立名曰七調不足該十二聲十二律可該七調也總是以七寸之管爲準惟七寸之管有二寸不用故爲五聲惟七寸之管通轉之則七寸俱用遂爲七聲五聲合二變立七名目（變宮變徵亦二名也）七調合正變與五淸聲立十二名目總只一七寸之管而五聲可該九聲七聲不能該十二聲則立十二名目而七聲全爲總之五聲至九聲是聲七聲至十二聲是調向使五聲可以完一調之聲則不必再加

四清而爲九聲七聲可以全七調之聲則不必再加五聲而爲十二律若十五聲則但極人聲之變而爲言此又在聲數調數之外非其要矣故曰五聲爲經七調爲緯七名目爲經十二名目爲緯此彰彰者十五聲以人聲之極數言之大凡人之爲聲合五聲三周而清濁高下已盡故曰十五聲或于十五聲上下各加半聲合之爲十六聲故又有十六聲之說若再加半聲則溯再加一聲即覆矣此在五聲七調九聲十二律之外者故槩括言之則五聲七音爲聲調十二律爲調九聲爲曲調之數十五聲爲人聲之數庶有倫脊矣

五聲七調分之極明然何聲入何調則于古處處焉如宮聲入宮調人皆知之（宮音故韻書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部爲宮音）然爲得一詩而字字皆宮聲爲得一曲而聲聲皆宮調世無一音成一曲一聲成一調者任人作一詩每下字而清濁俱見任人歌一曲每出口而五聲俱備若如陰儒所云首一字合宮聲即是宮調則字既難定聲復鶻突假有神瞽于此就樂審聲欲辨其何宮何調而首字不幸適已歌過則任其唱嘆宛轉反覆盡致將究不識爲何物必歌

（宮商角徵羽即喉脣舌齒脣也宮聲者皆返喉入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者自訴曰頃宮字已歌過則然後點首曰此是宮調是笑話也不意樂亡之後而豎儒貿貿竟得此獃子之語如此

然則何以爲宮調曰有七聲于此以層列之從下數起則第四聲爲宮聲有七寸之管于此以層劃之從下數起則第四寸爲宮聲所謂宮聲者中聲是也然而歌者和者應者逐者人聲樂器皆不能守此一聲以爲曲即歌者和者應者逐者人聲樂器亦不能擇此一聲以起調然且即此一調中又必遍用他聲他調高低清濁委曲周徧而後得以成此曲然而百變而仍不失爲宮聲者何也蓋樂有一定之宮調自中聲起遞而上之至于九聲而止此一定宮調也然而無所附麗則即從簫笛色譜以按之如簫笛色譜之四爲中聲爲第一聲則乙爲變宮不用上爲第二聲爲商尺爲第三聲爲角工爲第四聲爲徵凡爲變徵不用六爲第五聲爲羽此五正聲也（簫笛色譜見第一卷七聲有二聲不用爲五聲）于是又以四爲第六聲爲宮清則上爲第七聲爲商清尺爲第八聲爲角清工爲第九聲爲徵清共四清聲而宮調終焉（羽聲無清見前卷）此笛色宮調亦即樂曲宮調也所謂樂有一定之宮調是也乃任歌

一曲而其曲中之高下清濁偶合是調則即以是調應之而其頂調之字止于宮四任其抗而不能出乎宮四之外即為宮調中之宮調所謂宮之宮黃鐘之宮其頂調之字止于商上之外即為宮調中之商調所謂宮之商黃鐘之商其頂調之字止于角尺之外即為宮調中之角調所謂宮之角黃鐘之角其頂調之字止于工徵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工徵之外即為宮調中之徵調所謂宮之徵黃鐘之徵是調固一定而應之者仍百變也是以一調該衆調也是樂調可易曲調終不易也乃即以旋宮之法推之自乙聲起遞而上之至于九聲而止此一定變宮調也按之笛色譜則以乙為第一聲為宮上為變宮不用尺為第二聲為商工為第三聲為角凡為第四聲為徵六為變徵不用四為第五聲為羽此五正聲也于是又以乙為第六聲為宮清尺為第七聲為商清工為第八聲為角清凡為第九聲為徵清共四清聲而商調終焉此笛色商調亦即樂曲商調也乃任歌一曲而其曲中之高下清濁偶合是調則即以是調應

之而其頂調之字止于宮乙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宮乙之外即爲變宮調中之宮調所謂變宮之宮亦大呂之宮其頂調之字止于商尺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商尺之外即爲變宮調中之商調所謂變宮之商亦大呂之商其頂調之字止于角工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角工之外即爲變宮調中之角調所爲變宮之角亦大呂之角其頂調之字止于凡徵任其抗而墜墜而復抗而不能出乎凡徵之外即爲變宮調中之徵調所謂變宮之徵亦大呂之徵是以一定協無定也是以一該衆也是不易者也此旋宮之法也他倣此

宮調一清三濁雖一曲之中一高二高三高而四清之中統不出宮清而宮調名焉若商調則兩清兩濁唐商調曲俱用高仕字掣調其本曲[illegible]伏字便謂犯角此最可驗者故金元曲子[illegible]其聲頗雜然在維揚平山堂曾聽歌集[illegible]六句過于上激有老教師以爲微出商調三[illegible]詩此皆辨定宮商之顯然者非鶻突語也角調則一濁三清徵調則四清無濁舊有圖記歌訣不能全憶略附于此

羽徵角商宮
無清清徵清角清商清宮

要識宮曲一清三濁

六工尺上四乙凡不用　卑不踰尺高不越腹

四凡工尺乙上六不用　商之所記兩濁兩清

乙六凡工上尺四不用　下從火立上用金成
上四六凡尺工乙不用　何以爲角三清一濁
尺乙四六工凡上不用　物作下止民乃上觸
工上乙四凡六尺不用　徵聲最激全有四清
凡尺上乙六四工不用　宮懸甫接徵招可聽

夫宮清頂調即爲宮調商清頂調即爲商調其說亦既明析矣第頂調一聲爲是調最高之字雖與宋人起調一聲與起調一字之說稍有懸殊然起調一聲重在起聲領調一聲重在領聲其爲一聲則同也以起字限調則起字歌畢便不識爲何調今以領聲限調則領聲已過其又知爲某調乎曰不然起只一聲領調字不止一聲也曲有高字即一句而屢及之況一調乎且調不止于領調字也夫一定宮調則四爲宮聲若歌宮調曲則起調一字反不必拘定宮四任歌之抗墜清濁限爲九聲而宮四而下有羽徵角三聲宮四而上有商角徵羽四聲合此九聲以爲宮調則不必歌至領調之字而從九字中動盪曲折皆成此一調中轉環之聲故曰卑不踰尺高不越腹正以爲察宮調者但就此卑角高宮之九聲中聆其抗墜而其調瞭然不必聽至掣調字也繼此而商調則爲

下徵上商之九聲又繼此而角調則爲下羽上角之九聲又繼此而徵調則爲下宮上徵之九聲無不皆然故曰下尺者工尺之尺即角尺也上腹者腹爲中聲宮四中聲也徵爲火則爲火立商爲金則爲金成羽爲物角爲民則爲物止而民殫宮懸即宮徵招即徵此皆不倫掣調而即知爲調中之聲者所謂領調之字有如此不止一聲調中之聲又不止于領調之字有如此然而宮字掣調即爲宮調商字掣調即爲商調則四字調必是宮調上字調必是商調又何以曰還相爲宮以上字掣調者不稱商調而反稱宮調以爲商之

宮太簇之宮此又何說曰調有兩商可爲低宮有時而可爲商商有時而可爲宮者此調之生者也若調之死者則此七聲統高一層低一層成排定不可略作搖動少爲更易但有時移高一層則此七聲統低一層蓋宮商徵羽相距必疎角徵羽宮相連甚密浸假以上字爲宮則上字次聲已隔二位自然是宮商相距之宮絶非商角相連之商自然是宮調非商調矣即或工是徵調有時以工字爲宮則宮商相隔徵羽亦相隔其以工字掣調者可爲宮調焉知不即是徵調

而亦斷斷是宮不是徵者以宮是第一層低處相隔徵是第二層高處相隔迥不同也蓋調到死處是天地一定元音不鶻突不擬議不嫌猜不彼我上度不搖不動不可移易故足據也不然爾以爲宮我以爲商爾以爲還宮我以爲本商其不致市衖鮮矣

或曰既知古樂則必知古音古音畢竟是沖穆夷澹荒奧不中音節如今琴師操古曲一種滄滄落落不易入耳者否曰不然大抵聲音唯和調愷易圜便平善昔人所稱和平之音漢魏人所稱清調平調唐人所稱善平弄者便是古樂其荒僻簡奧沖夷澹泊以爲矯異而不善于耳不習于聽不宛轉流連于心次之間總是今樂何也三代歌曲不及七聲祇以五聲爲轉環故國語七聲韋昭註不曉其義以爲二變是文武所加則豈文武以前唐虞夏商並無變宮變徵乎亦惟設之而不用故不傳也故史荊軻傳有變徵之聲則北人間一歌之以爲奇變此即北曲之所始而漢晉以後仍不曉其義至隋時突厥呈后入中國有白蘇祇婆彈胡琵琶始聞七調七聲而當時尚疑其非是故陳隋以前不聞七音即樂府鐘石律呂皆無變宮變徵名色以致牛弘何妥蘇夔輩極稱淹博

尙與鄭譯爭執以爲必無七音而鄭譯所據則仍是胡琵琶所傳之調故唐時樂官分番樂古樂以七音爲番樂五音爲古樂相沿至金章宗朝則竟以番樂爲北調古樂爲南調北調則七聲並行二變交作而南調則僅周旋于五聲之間遞元而專尙北音致設科取士單用北調至元末明初始有南曲行于世則是古樂用五聲今樂用七聲兀和平宛轉春容樂易如今吳人所傳之南曲卽古樂也其險奧荒澹沖僻夷移如道士念誦琴師所操之古曲純以變聲出調字攢簇成音卽今樂也試問樂工審聲自五聲本調和平之音與七聲出調乖反之音二項之外有三項否自循蜚以至今日自東以至西自南以至北並不能于五聲七聲之外別有聲音而古用五聲而不知今用七聲而不曉猶謂古樂必沖拗今樂必和平舍本調正音以爲靡靡而反取乖反出調者以爲古吾不知此乖反之音所爲導志氣發幽滯宣性情通政事何在也嗟乎可嘆已

近世琴家以乖反爲主東勾西劈時按時汎全不曉和平二字安在祇拗聲劣調以爲能夫拗聲劣調卽二變曲也二變者北曲也然則今之琴家亦金元北

曲之餘耳故北曲多散序少拍序今之琴亦多散聲無拍聲可驗少時廣陵韓山人聶以琴游山陰蔡君子莊悅其聲而惡其無拍思以刌節節之每以掌按拍山人大怒推琴而起曰此不足與言也時座客十許人皆名士子莊從容曰此非古音也古凡樂必有節幾見琴瑟無拍節者虞書曰搏拊琴瑟以詠夫搏拊節樂器也琴無節搏拊謂何各點首是其言琴曲如漢宮秋漁樵問答皆元曲名目

附徐仲山雜問一條仲山嘗問製樂必有尺今歷代所校辨諸尺既已非是則將以何者爲準曰只以今尺度之且無論官尺民尺長尺短尺祇長則俱長短則俱短官則俱官民則俱民便無錯誤蓋鐘磬大小原無限度如後人製方響製雲鑼然其製皆齊一大則均大小則均小又如製簫笛然其穴寸均等竹長則穴寸俱長竹短則穴寸俱短便無所不合今合樂者任大小方響短簫長簫皆可倚曲則尺度不拘可知也或曰編鐘有大小以十二管推度爲之則不然嘗擊水盞盞大小同而聲不同雲鑼方響亦然今宮懸編鐘編磬亦皆無大小可驗

西河合集

皇言定聲錄目

卷一
論起
五聲第一凡六條
五聲圖
卷二
四清聲九聲第二凡七條
四清圖
九聲圖
器色四清九聲圖
編懸式
五清附圖
卷三
七調二變聲第三凡八條
七聲方位圖
七聲圖
七調圓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卷四

十二律第四凡四條　十二律圖
上下相生圖　五聲四清九聲七調二
變十二律全圖　隔八相生圖
還相爲宮圖　十二律七調圖

卷五

諸聲第五十五聲　器色十五聲二條
十六聲　倍聲半聲二條
六變聲　雜變聲三條

卷六

諸調第六六十律六條　三百律三百六十律
一百四十四律二百一十六律
八十四調　四十八調四十九調
二十四調

卷七

諸法第七黃鐘之實新法
十二管配數十二律陰陽相間配五聲之數
十二律陰陽分位配五聲之數
十二律隔八相生之數　十二律五聲相生相配
之數　陽律左旋陰律右轉之
數　陰陽相生逆推之數
旋宮舊法　十二律分寸二條
隔七相生　三分損二三分得一
黃鐘尺二條　縱黍橫黍實黍
候氣　三等歌
歌曲七法　一字分四時歌法
五聲訣　唐五調笛字譜
唐桂花曲笛字　古樂府節解譜

卷八

樂器第八鐘石　鐘三條
諸鐘二條　方響
鐘懸二條　銅管
磬　諸磬二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簫籥笛篪管三條　雙笛
籥篥　律管二條
笙竽　簧
琴瑟三條　雜絃
塤　水盞
拊　鼓二條
諸鼓　柷歌
拍　歷代定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丁澍自崑曹來聘應徵較

皇言定聲錄一

樂記曰夫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又曰樂必發之于聲音不于聲求樂而求之器術此羲和備數紀一衍萬之學所從興而樂因以亡攷史志引書有五聲六律七始九歌而春秋論樂則又有五聲六律七音九則夫五聲六律世所共曉也而至于七始九則七音九歌則自漢迄今皆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昧焉今實按樂聲則一爲五聲一爲四淸聲（四淸聲者卽五聲之淸聲也但有宮淸商淸角淸徵淸而無羽淸爲四淸）合五聲四淸則九聲也故一爲九聲而五聲之中復有二變聲二變者變宮變徵也合五聲二變則又七聲也故一爲七聲一爲二變聲其爲九聲卽向所謂九歌（歌卽聲也）九則（爲歌之法則）而其爲七聲卽向之所謂七音七始（以七音立調每一聲爲一調之始）九歌立聲七始立調凡歌聲器聲曲調器調則皆已大備而于是統之以十二律而樂聲終焉故一爲一遍四淸聲九聲爲二遍七調二變聲爲一遍十二律爲一遍凡四遍而至于十五聲十六聲倍聲子聲變聲半聲之論聲十六調十九調二十四調二十八調四十律六十律八十四律三百五十律之論調則但以刋繆雖合之考決紀器又爲四遍然亦緒論并及之而非其要也總之求實事不求虛詞務可行不務可言恪遵一皇之明訓以遠闢千聖之遺緒在廷之臣豈無后夔姬旦能知律呂者亦惟于賡揚之下闡

皇言而共考驗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五聲第一

樂始于歌而定于聲聲者五聲也夫聲則何以定于五也曰天數五一三五七八地數五二四六八十合天數地數而五聲生焉五聲者一曰宮二曰商三曰角四曰徵五曰羽其生聲次第則曰羽徵角商宮天一合地六生羽地二合天七生徵天三合地八生角地四合天九生商天五合地十生宮而聲生之自爲次第則曰宮商角徵羽宮爲中聲而居五聲之長則在本調中宮最下第一商次下第二角半下半高第三徵次高第四羽最高第五蓋生聲者從上而下而聲生之自爲次第則從下而上聲高爲上故羽從上下聲低爲下故宮從上下其生聲聲生正

皇言所云天地有定數者至于相生之次所云宮徵商羽角者則生數之法與聲音之事絕不相涉史記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皆以數相生爲次第者故有以聲配聲者天數五聲地數六聲即六律也五聲爲聲六律爲調合天數地數則爲七聲爲九聲天一合地六爲七聲即七律也地四合天五爲九聲即五聲加四清聲也九聲爲聲七聲爲調而七聲分五則爲二七聲者合五聲二變聲爲七故七聲分五則爲二九聲分五則爲四九聲者合五聲四清聲爲九然四清即五聲之清者故九聲分五則爲四凡分合之間無非五數合者一合五爲六故天一則地六二合五爲七故地二則天七四合五爲九故地四則天九分數見上而宮居五位則并冥分合之跡而由五聲以至十五聲而

聲音之事于此而盡天五地十合之爲宮則合爲十五分爲三五無有他數但曰人聲十五聲而聲已盡矣以上凡四清二變九聲七聲說俱見後若夫以聲配數則毋論五行五氣五色五味所配無益五行金木水火土五氣春夏秋冬中五色青黃赤白黑五味鹹苦酸辛甘其相配如宮配土商配金角配木徵配火羽配水類而即以之配天幹則宮爲戊巳五土商爲庚辛四金角爲甲乙三木徵爲丙丁二火羽爲壬癸一水以配地枝則宮居未申之間總十二辰而商爲申七酉八戌九角爲寅一卯二辰三徵爲巳四午五未六羽爲亥十子十一丑十二以配八卦則宮居中位爲十五而商居兌四角居震三徵居離二羽居坎一以配

九宮則宮爲太乙居五商爲右巽七角爲左震三徵爲戴坤九羽爲履坎一凡此者皆數之配也然而聲音何與焉先臣曰樂未嘗亡也天下豈有人聲而亡之之理自漢後論樂不解求之聲而研分劃寸校鐘算律而樂遂以亡如樂之有五聲亦言其聲有五耳其名曰宮曰商亦就其聲之不同而特名之作標識耳自儒數之說起並不解何聲爲宮何聲爲商而開卷計數徒然以三九倍四之法倍其實四其實三其法九其法皆律書算術操繩握算紛綸滿帙而欲使宮商律呂顯然復明于人間豈可得也

于是有專求之五聲者以言其體則曰重宮敏商經角迭徵柳羽見爾雅以言其用則曰君宮臣商民角事徵物羽見樂記以言乎德則宮者中也商者章也角者觸也徵者祉也羽者宇也見漢志及劉歆鐘律論以言乎才則宮爲含容商爲開張角爲駭躍徵爲止息羽爲依紆見白虎通以言乎器則宮近土壎商近金石角近革木徵近絃鼗羽近匏竹見樂書內編以言乎數則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見史記律書而究于聲則貿貿焉

乃于是刻求之聲而古無其書惟樂記有反言之

四

者宮亂則荒謂其聲荒散商亂則陂謂其聲傾陂角亂則憂謂其聲憂離徵亂則哀謂其聲哀思羽亂則危謂其聲危迫夫不知宮何爲聲商何爲聲角與徵羽何爲聲而欲明其聲之不荒不陂不憂哀危迫得乎若管子所云則但言聽聲之法如牛鳴茆中聽宮如離羣羊聽商如雉登木聽角如負猪豕聽徵如鳴鳥在樹聽羽一作如馬鳴野其擬似之聲不可捉摸而班氏白虎通依仿史記則又言聽其聲而觀乎其驗如云聞宮聲者莫不溫潤而寬和土德信聞商聲者莫不剛斷而立事金德義聞角聲者莫不惻隱而慈愛木德仁聞徵聲者莫不

皇言定聲錄

五

喜養而好施（火德禮智）則雖以言聲而實於聲無與焉唯陸氏宮譜有云宮音函宏商音春融角音駿發徵音皦潔羽音蹇越此則實實言聲者然以此定聲而仍不能定假如歌宮調者欲其函宏然而每一出字則頷均收韻各有本音不能字字皆一轍也且曲有字聲又有歌聲字聲從音歌聲從調（莊子有短有長有柔有剛）未不拘一律者（不主故常）焉能出字入調皆得函宏以應之況人聲不齊假有迅暸者于此以羽調歌宮聲所謂羽之宮者蹇越不暇焉

能函宏且函宏亦彷彿云然未必如分刌刻畫可把捉也我以爲函宏而彼不以爲函宏將安辨之乃陳氏五聲論則又云聲出于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其聲最濁以舒）聲出于肺張口而吐之謂之商（其聲半濁以次濁明以敏）聲出于肝而張齒湧吻謂之角（其聲半清半濁以約）聲出于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其聲次清以泛）聲出于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其聲最清以虛）此則于五聲出入似乎有據然而倍見慌忽者彼徒以五聲所用外爲喉齶舌齒脣五聲所配內爲脾肺肝心腎也夫不以宮聲爲喉商聲爲齶角聲爲舌徵聲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齒羽聲爲脣而溷言張口合口吻聚吻開斯已謬矣若夫人聲皆出自肺必如史記曰宮聲動脾商聲動肝徵羽聲動心腎亦約略以內配言之何嘗謂宮聲出自脾角聲出自肝徵羽聲出自心腎而以此定聲卽以此立部耶且聲亦何能出自脾與肝與心腎也夫聲最難明所賴者有考驗耳彼張口合口猶或望而可知若夫出肺出肝則何從校之且紙上空言其遺禍非一朝矣試卽以歌法例之如朝會燕饗多用商調吾不知周時歌鹿鳴者其調何等而但試之以商聲其能使呦呦鹿鳴諸

字皆字字出肺而張口而吐之與否況以是而推之六朝之清商曲詞唐之商調曲欲其張口出肺而歌子夜歌凉州歌摩多樓子是怪事也夫如是而欲樂之不亡何得也或云宮調一清三濁雖一曲之中一高二高三高而四清之中統不出宮清而宮調名焉若商調則兩清兩濁如唐商調曲俱用高仕字掣調其末曲用高伬者便謂犯角此最可驗者若角調則一濁三清徵調則四清無濁舊時有傳故明寧府樂錄歌法且有圖記歌訣可以歌唐五調曲詞今亦不傳矣若其餘論聲者亦仍是影响語耳

然則宮商角徵羽其謂之何先臣曰宮商角徵羽者一二三四五也夫一二三四五而何以謂之宮商角徵羽曰聲有清濁有高下清濁者喉齶舌齒

脣也（齶者喉舌之間連齦而上覆者舊作喉舌牙齒脣非是）高下者一二三四五也歌聲有清濁故惟歌聲可曰喉齶舌齒脣喉爲宮聲最濁脣爲羽聲最清大抵歌聲字聲每平列皆有清濁不必分高下也如宮爲濁聲爲宮宗爲清聲爲徵頻然皆平歌不讀不必高下調聲有高下而無清濁故凡調聲必曰一二三四五（調之清聲即濁聲之複見者然祇名高下而不名清濁名清濁以清濁可平列高下不可平列也）羞宮者第一聲商者第二聲角者第三聲徵者第四聲羽者第五聲也曰豈無六七八九十乎曰有之有則何以止于五曰六七八九十即一二三四五也夫調止五聲其聲皆監列如圭表然如納陛拾級然與尺度之衡列不同故自一至五而低高已備若欲再加則即從五聲再周之其第六聲即第一聲也其第七聲即第二聲也推而至于第八第九皆然（凡七聲九聲十二聲十五聲以及旋宮之法皆本諸此）此不特人聲然也即器聲亦然人聲止于五即器聲亦止于五故簫笛色譜凡有七色而其二不用（七色者尺上工乙四六凡工也其二不用者如正宮調不用乙凡類）止五聲也琴有七絃而六絃即一絃之清七絃即二絃之清亦止五聲（舊以七絃爲七律非也七律有變宮變徵皆無同聲今七絃與二絃同聲六絃與一絃同聲則仍是五聲六七者祇一二之清聲耳若十三徽分刂雖多然每刂有複聲仍是五聲一轉與簫笛同）即推之箏瑟絃鞔或隔七而應或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一而應而其爲五聲則無勿同箏瑟隔七絃而應第八絃與第一絃同聲以中加二變爲七律故以八應一也若去二變則仍是以六應一止五聲也絃韒古器名今名三絃子其第三三絃次捻與第二絃散彈同音是隔一絃也然自三絃次捻至二絃散彈中隔四聲則仍五聲也今

皇上諭箇色則以高字爲五聲之轉高字如高仕高仕之類高仕高仕即上工之轉高低同音至

諭絲色則又以八聲爲一聲之應八聲應一聲義見前以八應一即隔八相生之法大抵瑟二十五絃中間一黃絃不彈其內十二絃與外十二絃清濁同聲即十二律也故舊譜謂第一絃黃鐘中第十四絃黃鐘清第二絃中呂中第十五絃中呂清第十三絃太簇中第十六絃太簇清推至十二律則自一至八正黃鐘下生林鐘之位所謂隔八相生者若去大呂中呂二變則仍五聲也隔八相生說見後是奉此

聖諭以定五聲而凡二變四清七始九聲十二律皆從此與焉以定八音而凡鐘分律率損益變半上生下生之紛錯皆從此正焉蓋樂律所主惟在五聲五聲定而衆聲俱諧即二變四清等樂器所重祇在絲竹絲竹釐而八音具舉絲竹在諸器中獨能備衆音以相爲轉環其餘金石革木皆一考一聲無歌聲清濁律呂高下之節故絲竹一定而八音舉矣是此一考定而元音大闡景運旋開上以躋軒皇而有餘下以袪秦漢以來二千餘年之訛謬而無少間

神聖聰明破天出地創一代之謨垂萬世之法不特

漢之京鄭魏之杜夔晉之荀勗張華唐之張文收
五代之王朴宋之和胡李馬諸臣皆深娓謨劣即
以觀之夔倫曠摯恐亦相顧眙睨嘆爲莫及自非
聖人特出古樂當興何以至此故第以五聲推之由
五聲而加二變爲七聲七聲即五聲也以二變不
用也（說見七調第三）五聲加四清爲九聲九聲即五聲也
以四清即五聲之再周也（說見九聲第二）九聲加三聲爲
十二聲十二律即五聲也以九聲加二變并一變
清爲十二而總之爲七聲七聲之再周也（說見十二律第四）
周猶五再

然則無十三十四十五乎曰有之五聲三周即十
五聲也（說見後）有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乎曰無
之此正前所謂五聲者蓋監列而非衙列者也假
使衙列則何止二十雖推之至千萬可也惟其監
列則自極下至極高有多聲乎夫天地自然之聲
祇有五聲故歌聲五聲而止一歌之聲與一調之聲九聲而止轉歌之聲與轉調之
聲十二聲而止人聲十五聲而止若再高則人聲
嘎歌聲煞器聲竭嘆者啞也非子嚢而不嘆煞者
聲逝也竭者盡也（後儒不曉監列限度任意推算

遂有廿四調六十調八十四調三百六十五調之譊譊妄矣

聲之宮室衙列千間萬間推而至于九州四海何窮何盡而層棟毀列有能于七重九成五尋百尺諸虞外更增上乎桑門造浮屠以十五丈爲一章蓋百下拾級其裁量不過如是也故曰人聲十五聲而止也

然則第一聲者乃聲之至下者乎曰又不然宮聲者中聲也中聲在高下之間而商角徵羽以次上而環應之故劉歆鐘律論謂宮居中央爲四聲之綱而楊雄以爲聲生于戊巳爲宮此猶宮室之宮居中而覆乎四隅所謂得天地之中氣以爲聲始者觀簫笛色以中四爲正宮調而歷商角漸高以至于徵羽則反從低下爲高而與之環接（說見笛色）

謂以爲中也故謂宮聲爲第一聲則不可然則宮聲必第一聲乎曰然然則何以爲旋宮之法曰旋宮者旋爲第一之聲也如旋第二聲爲宮則第二聲即第一聲也向之所爲第一聲者今旋之爲第五聲則彼聲也一二三四五可旋而宮商角徵羽之一二三四五不可旋故曰宮商角徵羽者一二三四五也然而孰爲宮調孰爲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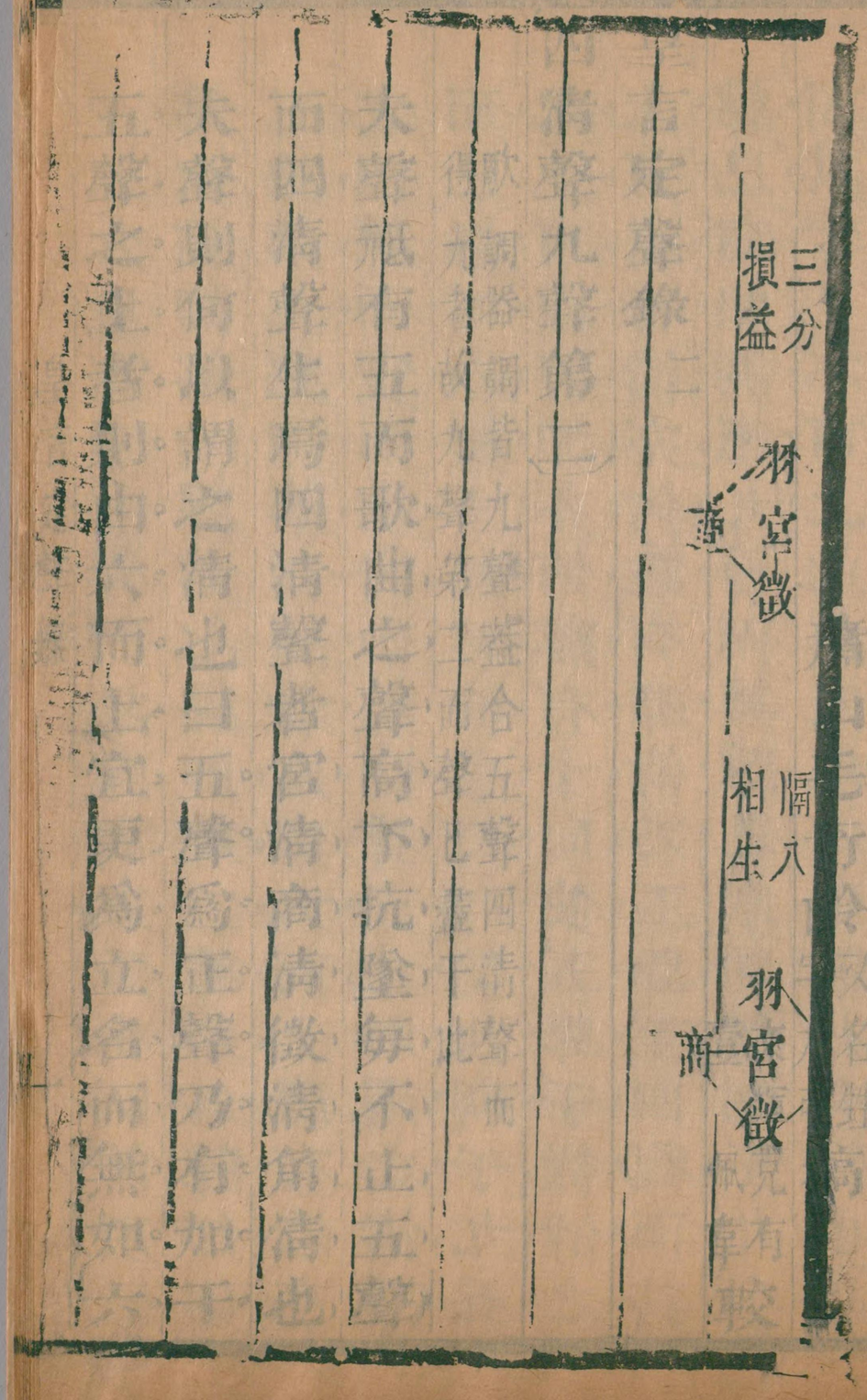
調則猶未及也 說見七調第三

五聲圖

古云左圖右書則書必有圖況樂聲之難明者乎特世之爲圖者非鬴龠斛尺卽鐘石簨簴且旁及八卦九宮五行五事雖象繪滿前而于聲無與茲特取其繫于聲者稍圖之以備考證非侈覽云

羽 第五聲　徵 第四聲　角 第三聲　商 第二聲　宮 第一聲

五聲由下而上有高低而無清濁以清濁可同聲高低不能共律也故宮爲最下羽爲最上皆以下上爲次第焉　若天地生聲次第則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　若三分損益次第則宮一徵二商三羽四角五　若隔八相生次第則宮一商二徵三角四羽五然總與聲無與者惟隔八相生乃生聲之法旋宮立調所繫尤切其說見十二律卷至于方位則人所共曉第取與數相配者附見于此



角

角

三分損益

羽 宮 徵

隔八相生

羽 宮 徵

商

皇言定聲錄 二

四清聲九聲第二

歌調器調皆九聲蓋合五聲四清聲而得九者故九聲第二而聲已盡于此

夫聲祇有五而歌曲之聲高下抗墜每不止五聲而四清聲生焉四清聲者宮清商清徵清角清也夫聲則何以謂之清也曰五聲之上者則由六而上宜更爲立名而無如六

蕭山毛奇齡 又名甡 字大可 稿
文輝 克有 壹 佩韋 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七八九雖高于五聲而其聲與五聲相同前所云第六聲卽第一聲第七聲卽第二聲第八聲卽第三聲第九聲卽第四聲者則由六而上雖有遞高之四聲而實則較清于前四聲而止則謂之清聲而已然何以無十無羽清也曰向使曲調于九聲之上可以再加亦何難有十向使五聲于徵清之上可以再清亦何難有羽清乃五聲至四複而其聲已窮曲調至九層而其聲已掣卽器調至九字而其字已不可上此眞天地之定數非有强也故凡言清樂則祇有清宮清商清角清徵而無清羽

可驗也凡立器字則于四上尺工六五字之外祇有高伬卽四字高仩卽上字高伏卽尺字高仜卽工字而無高伬卽六字可驗也器色以管笛色爲準舊色由今色以工凡六四乙尺爲次而加上字于乙尺之間若夫曲調之止于九卽以器調之止于九而知之儻或再高一聲則器調劣再低一聲則器調劣可驗也又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以細聲至羽聲而止此正羽無清不用徵聲正不用羽清也十二律以雖寘爲黃鐘宮第一調之羽按之無清故嘗不用而舊註以雖寘爲變徵故誤羽爲徵實則無羽清非無徵也若九聲無十則濮時九宮之法原自如此今誤傳洛書有九無十正此數也後金元樂府減五調爲四調而合名九宮亦與此同至若隔八相生還相爲宮之法則原無羽清原無變徵清固知天地自然

聲音本自如此非有强者

然則四清外無清乎曰有有則何以止于四曰以其非九聲之數而不之用也歌調有七聲而其二不用說見七聲第一其不用不用器調亦有七聲而其二五聲有四清說見五調第三二變亦有一清但有變宮清而無變徵清以徵之爲四清益七調有五清九聲祇四清也太高也然弟備之以爲七調之用而每調中之九者曰二變一變宮一變徵聲則仍不及焉夫不及則雖不止于四清而可限

非五正聲之所必及故九聲亦不及焉其用之率塞外之聲如荆軻北燕始歌變徵即燕代間羌聲而其後宇文周時始播七聲于中國龜茲樂工蘇祇突厥人中國有琵琶七聲唐作坐部樂半及其聲唐以羌樂難習坐而奏之名坐部伎能習七調者至遼金元作大樂雅樂則全用之今所稱北曲是也今歌工凡北曲俱用五聲出調字曰七聲夫既歌七聲則自有變清聲在七聲之外故龜茲舊譜有七聲又有五旦二變祇有變宮清故第加一清爲五旦始知從來定聲無同異者五旦者五清也禮記以清明爲旦明是也益既有五旦則變清聲在其中焉除四清外一爲變

清故曰七聲變清聲亦偶用之而非其常也故曰歌調器調祇四清聲也五聲合四聲九聲也然則調有五清乎曰調則自有五清所以限爲四清者以其聲也隋唐以還不識四清不識二變因不識七調并不識十二律而于是聲與調兩不能分夫七調者所以逐五聲而立調者也以中有二變雖不用其聲而存其聲以爲調故曰七調但七調之中五正四清合爲九聲而加以二變則二變有一清共加三聲而十二聲生焉夫然後創爲十二調以周旋其聲使還相爲宮是七調者旋其聲而十二律者則旋其調者也自旋宮久廢隋唐之間皆用黃鐘一宮以定樂而五代及趙宋則又多立宮調爲旋宮而分而不旋蔡元定詳剖十二律至六十律名旋宮然俱各爲宮而不相通其他和胡馬李諸樂皆然而至于其聲其調則又周羅雜列而溷而不分如五聲九聲無變清以其聲也而七調十二律有變清則以其調也乃曩時宮懸原有五清如五清鐘五清磬皆備一懸而不解爲調用不能考擊唐協律張文收與少卿祖孝孫較太常古鐘數有十二而近代祇用其七餘五清鐘不能用號爲啞鐘此是以七聲加五清爲十二

律者若五代太常鐘磬十六枚爲一簴古鐘磬編懸皆有十六本周禮二八之製不止五代十六枚者正五聲四清而合七律爲十六者也古者重九聲又重七律九聲考聲七律考調故合七與九而並設之爲一簴十六者九與七也其數右七左九上正下清而各分其半簴二層自左而右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宮七變八閏爲上層乃自右而左九閏十數十一變十二牙十三徵清十四角清十五商清十六宮清爲下層四清與四正上下相對其說見寧府樂錄詳後卷此與漢成帝時斐爲水濱得古磬十六其數正同見前漢志又後漢志亦有古鐘十六古磬十六無簴語而當時不解雖懸四清鐘四清磬而廢不擊至宋集賢校理李照反言十二律聲已具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去之使邪僻之音無由而進蓋欲滅其跡以文其所不知也及詔不肯廢謂俟知音能考擊者令有司別議以聞而既而劉几楊傑欲請考擊惜其考擊仍不合則馮元范鎮輩相繼排詆以爲清聲不見于經夫周禮小胥註明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十六枚者即此五聲四清加七聲也乃以兩宋儒者妄言制樂而李照范鎮胡瑗阮逸輩皆目爲淫聲爲鄭衛之樂即蔡元定論律呂亦謂樂有半聲子聲而無清聲朱子曰清聲即半聲取其輕清

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類至陳暘樂書竟曰古止有六律而後世四清興焉律之所以不正也止有五聲而後世二變興焉聲之所以不和也又云四清之名起于鐘磬二八之文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說耶鄭康成註周禮得漢石磬即漢志得古磬十六事此駁說又襲杜預語二變之名起于六十律旋宮之言豈京房班固傳會左丘明爲之七音以奉五音之說耶京房作六十律班固漢志有二變相生法七音奉五音見左氏國語夫以兩宋文學皆自詡知音識律而不解七聲不解四清不解二變尚欲握觚操龠絣絲截竹以夸言和聲妄言候氣爲之著

書以立法不亦寃乎

遼代創大樂尚曉四清倣西域七調爲七聲一如龜茲所傳舊律至于清聲則獨能去一變清但取五聲之四清而隸以二十八調其曰婆陀力旦旦解見前即宮清也故其所隸七調皆稱宮如正宮黃鐘宮類曰鷄識旦即商清也故所隸七調皆稱商如雙調林鐘商調類曰沙識旦即角清也故其所隸七調皆稱角如大食角高大食角類曰沙侯加濫旦即徵清也故所隸七調皆稱徵如般涉調高般涉調類般涉華言徵也雖其所爲調不解何等然能于舊譜五旦中獨去一旦爲四清此則隋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後立樂所不及者況其所去者適是別清以羽無清聲也不知當時何以便見及此（坐部清樂且五代喪亂不及故能存其意宋經五代兵革後已失舊傳而儒者又以西域七聲爲非是故棄世莞然耳）

若五代王朴亦稱知音然亦以律半爲清如云黃鐘九寸半之則爲清聲倍之則爲緩聲（朱子蔡元定皆主其說然蔡又不知所始謂唐末喪亂樂人散亡禮壞樂崩朴以私意揆四清聲竟似四清起于王朴殊不可解）夫清聲與正聲本同聲相應而清濁分焉故曰清若律之半聲能與正律爲同聲乎（說見諸聲第五）至沈括筆談謂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明全賜樂典序又云簫韶十六管（即排簫也）合鐘磬之懸同用四清爲清角夫曰十六聲曰十六管此稍知樂懸者然一曰清宮一曰清角何耶（一宮無四清若黃鐘宮太簇宮類則又不止于四矣）至俗樂相傳有以十二律名名四清者如曰黃鐘清大呂清太簇清夾鐘清而宋時笛色亦用之如下凡曰黃鐘清大呂清下五爲太簇清高五爲夾鐘清類夫四清本五聲之清而改爲律名固已非是況下五高五總一聲而清濁分焉乃占二清聲豈有此理有言三清聲者全賜樂典序云周人七律益三清

聲爲清徵有爲七清聲者宋元豐中詔楊傑定大樂傑言四清聲者應聲也十二律本重大必得輕清者應之若不用四清是有本而無應也于是製管十九以十二管給本聲而以七管給應聲爲七清聲焉有作十二清聲十六清聲者相傳唐樂有清聲十二爲一簇朱子註律呂新書謂十二律皆有清聲而宋崇寧方士魏漢津以十二律作二十八調分正聲十二中聲十二而以四清聲附中聲十二之後爲十六清聲以古有十二編懸十六編懸之殊故分十二簇爲正聲十六簇爲清聲此皆杜撰妄誕無所依據者勿道可也

四清圖

羽 五　徵 四　角 三　商 二　宮 一

無清　徵 九　角 八　商 七　宮 六

九聲圖

徵 清 九　角 清 八　商 清 七　宮 清 六

羽 五　徵 四　角 三　商 二　宮 一

歌聲曲調器調每調于五聲上又加四層其實即此五聲再周之謂之清蓋五聲之清者也惟羽聲無清則以高不可上而隔八相生之法獨無羽清此亦天地定數造化之最奇者若器調之清即器色中之高字每調九聲四高字亦不易之理則亦天地定數也七調有變宮變徵較五聲加二聲然不以之入曲有變宮一清而無變徵調閏二字不用即二變亦有清以高而難上見後隔八相生旋相爲宮之去但四清外雖有五清然在九聲中無此數耳

四清五清皆起于鐘石舊編懸有十二枚除七聲外有五清而世多不識如唐人以五清鐘爲啞鐘是也若古有編懸十六爲一簴者見周禮二八之文則正以七聲爲一通九聲爲一通而合之爲二八十六之數古人重七聲九聲故並列一簴而分七聲二層爲調用分九聲二層爲調聲器聲之用則十六聲者正合七與九而爲一懸者也故歷代相傳猶存其名曰四清而不敢變近代樂亡猶知四清名者此非編懸功平後見寧府樂錄有五鐘記字皆取五聲半字爲之似避重見者正以十六懸中合七與九則有五聲重出故也說見後樂器第八

器色四清九聲圖

鐘磬色五聲列上簴四清列下簴其數合七律環列有式見後

十三 徵清 十四 角清 十五 商清 十六 宮清 五 羽 四 徵 三 角 二 商 一 宮

簫笛色此專記宮調聲

仜 徵清 伬 角清 仩 商清 佪 宮清 六 羽 工 徵 尺 角 上 商 四 宮

琴瑟色此專記散聲 琴六一同聲七二同聲仨佪即三四也散彈向內曰勾

佪勾 徵清 仨勾 角清 七勾 商清 六勾 宮清 五勾 羽 四勾 徵 三勾 角 二勾 商 一勾 宮

瑟凡十二絃去二六九三變不用餘九絃即九聲也

十二 徵清 十一 角清 十 商清 八 宮清 七 羽 五 徵 四 角 三 商 一 宮

編懸式

鐘磬十二 鐘磬十六

此并記變聲

十二

一宮 十二清 十一清 十清 九清 八清 七羽

十六

一宮 十六清 十五清 十四清 十三清 十二羽 十一變 十數 九用

二商 三角 四徵 五羽 六宮 七變 八冏

皇言定聲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十二聲一簴則五清之懸也其懸皆以正清分上下考擊諧便惟變徵與羽皆無清者故自爲上下而十二律皆各得焉

十六聲一簴則四清簴也其懸在九聲亦以正清分上下得八聲爲一簴之半而羽聲無清與羽調列上下層其在七聲則宮變並列徵變並列以便考擊而以商角爲上下者無變故也古宮徵合稱以有變商角合稱以無變非偶然者　宮冏用數羽即宮商角徵羽見寧府樂錄

五清附圖　十二聲即見于此

羽七　變徵六　徵五　角四　商三　變宮二　宮一

無清　無清　清十二　清十一　清十　清九　清八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遠公驥聯　遠宗姬潢較

皇言定聲錄　三

七調二變聲第三

七調者合二變以押五聲四清而爲調者也故七調第三

夫既有五聲又有四清合之爲九聲則曲調已盡于是器調亦盡于是矣無如此五聲者其上下相接無不宛轉諧順而獨于宮商之間隔一戾聲徵羽之間又隔一戾聲其聲皆上下不和圜轉有礙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今歌曲家所謂拗聲器色家所謂劣調者徒以一在宮後爲宮餘一在徵後爲徵餘遂强名之曰宮變徵舊二變前後不同說見後此即從來二變之所由名而其聲則自有虞以迄成周皆閎而不用謂之閎聲閎變轉聲此三代以來所以不曉七聲不識二變者以其聲不用故也乃曲調雖不用其聲而假有歌者于此其起調之宇偶中是聲則器調倚歌不得不以是聲應之然其聲固變聲也變聲可閎而起調之聲不可閎則于此又不得不就其變聲而立一變調是五聲五調二變又二調而于是七調生焉

顧調猶聲也聲既亦則調亦宜亦乃不用其聲而又用其聲以爲調得毋有礙曰無礙也夫歌自有準所未定者獨此起調一聲耳起調既定則自此以往亦仍歸之五聲四清之九聲而亦聲不用如起調之宇偶中變宮則變宮即宮也變宮即宮則變宮已非亦聲而其所爲亦聲者乃在變宮之上一聲如變宮爲宮則商爲變宮在變宮上一聲則即閎此變宮之上一聲而仍未爲亦且變宮即宮則向所謂變徵者已爲正徵正徵非亦聲而其所爲亦聲者乃在變徵之上一聲如變徵爲徵則羽爲變徵在變徵上一聲則即閎此變徵之

上一聲而仍未爲戾是何也則以戾聲之無常而所閟之又有在也夫戾在乙則戾不在甲而甲可啓則乙又可閟啓其所戾者以爲調而閟其所戾者以爲聲聲無戾調亦無戾夫如是而何礙之有此如數七成臺者數一不數二數五不數六而豈有二有礙于一六有礙于五也乃從二數起而其自二而上者仍然數一不數二數五不數六而豈有礙也此亦天地之定數也此七調也

然而宮商之間隔一戾聲徵羽之間又隔一戾聲則何從知之曰人聲難定凡歌之高下取其圜浹而已矣其兩聲之中有戾與否亦何從捉摩而器調則有定也假如樂器有八皆設之以倚聲者而革木二器一考一聲但可用之以節樂金石同五聲而編懸十六專一難轉絲以一絃典一聲瑟一絃可典數聲而不能轉接則猶之金與石也惟竹兼匏土以篪笛簫管而兼塤簨了無捍格且行所無事必無崇庳燥濕張弛強弱得移其短長其自然一定足爲樂準乃考之簫笛色字六穴一合今世所傳譜簫笛色字皆從下數起曰工曰凡曰六曰四曰乙曰尺此六字皆孔穴數目曰六穴又有上字在乙尺之間合六尺爲低上字合乙凡爲高仕字曰一合

凡有七字即七調也而每調一章祇用九聲五正字四高字每調一色止用五字如正宮調閱凡乙不用止用四上尺工六類其二字不用即二變也乃校其變字一在宮後如正宮調四爲宮上在四後爲變宮類一在徵後如正宮調工爲徵凡在徵後爲變徵類向之疑宮徵後有戾聲而不可捉摩者而今于器色而顯驗之夫然後知宮徵之後各有一變而不可疑也且由是而推凡七調首字皆爲宮聲即古所謂旋宮者而宮後一字與徵後一字皆一如正宮之隔一聲而無所或異如正宮調後即爲變宮調調以乙字爲宮則乙後上字爲變宮不用凡後六字爲變徵不用變宮調後爲商調調以上字爲宮則上後尺字爲變宮不用六後四字爲變徵不用類夫然後知宮徵二變遍通之七調而不止于一調也若夫曲聲不用二變而調聲用之以考之器色無不皆然如正宮閱乙字爲變宮不用然又以乙字起調爲變宮調變宮調閱上字爲變宮不用然又以上字起調爲商調類夫然後知聲之不用即調之必用者也閱者聲不閱者調也

故歌者歌五曲則器色以七調之色字應之歌祇五調器色用七調而每調九聲必第其高下而合爲五成九聲者五聲四清也四清即五聲之清故合爲五成如宮調五成則四字高佪字一成爲宮調中之宮乙字高亿字二成爲宮調中之商尺字高伬字三成爲宮調中之角工字高仜字四成爲宮調中之徵六字五成爲宮調中之羽無高伏字者以羽調無清聲也故羽調以至高而轉爲至低又在四字之

下所爲旋調如此數從下起宮商角徵羽則猶是一二三四五也說見五聲第一浸假歌者起調已中器色之宮調即四字調也而其中契聲舊作契泛聲即抗聲送聲領調歇調凡抗抵挈掣即挈送領歇也皆以一成爲之均均準也即四字佪字爲宮調至低一層則曰宮之宮黃鐘之宮凡抗抵挈掣皆以二成爲之均即上字仕字爲宮調次低一層則曰宮之商黃鐘之商而由是而至三成尺伬半低半高四成工仜次高五成六至高轉低則爲角徵羽而宮調終焉浸假歌者起調中器色之變宮調即乙字調也而其中契聲送聲領調歇調凡抗抵挈掣皆以一成爲之均乙字調即以乙亿字爲一成則曰變宮之宮大呂之宮凡抗抵挈掣又以二成爲之均尺伬字二成則曰變宮之商大呂之商而由是而至三成工仜四成凡伬五成四佪則爲角徵羽而變宮調終焉自此而推其爲商調角調徵調變徵調羽調猶是也此七調也

然而又有疑之者夫器色止七字既以四字爲宮聲而器色立調亦以中四字者爲宮調則四字即宮字矣至用乙字爲變宮則又以乙字爲宮四字爲羽夫同此四字同此抵掣其在正宮調與變宮調無以異也而在正宮則爲宮在變宮則爲羽何

以辨之曰此四清二變之所以不可已也夫猶是四字猶是抵掣而歌聲之異辨在四清器色之異則辨在二變何以言之凡每調四清則皆在正聲之後而于正聲有近遠正宮之四字去四清遠四是宮聲則必歷上尺工六正聲之盡而後及清聲所以爲遠去之遠則抗抵挈掣皆由低而上于四以四低近而四高遠也正宮九聲四上尺工六佪仩伬仩故四高字遠也變宮之四字距四清近乙字起歷尺工凡四而即及于亿過四即高字矣故去之近距之近則抗抵挈掣皆由高而下于四以身不高而近于高也乙字九聲乙尺工凡四亿伬仩伬四無清聲故身不高過四即高字矣故近高夫由低而上高非宮乎

由高而下于低則非羽乎此九聲四清所以立旋宮之準而不可易也至于器色則一成爲宮二成爲變宮三成爲商四成爲角五成爲徵六成爲變徵七成爲羽此每調中之聲也調有旋移而每調中之聲則不移故每移一調而七聲之正變如故則但審其次聲之變而宮聲定焉每調二六必閟以其變也故宮徵皆次聲變者宮調之四則次聲變變宮調之四則次聲不變一變一不變而宮羽之差相去千里何同之有故曰知四清而後可以定五聲知二變而後可以定七調非無謂也

乃歷代定樂不知四清不知九聲不知七律不知二變而妄爲考訂卽趙宋儒臣如房范和李胡阮朱蔡輩爭論律呂然何者爲宮何者爲商皆未能定而至于押調有云宮商在字音當以喉齶舌齒脣字音定聲夫喉爲宮音齶爲商音字音固然若以入樂則歌宮調者焉能集全喉之字而彙于一宮若謂一宮之字不能盡同但以首字爲主如葛覃覃字是黃鐘調字（覃閉口字羽音曰黃鐘調字不知何據）則結尾亦用黃鐘調收之七月流火是清聲調字（清聲焉能立調此必誤以清調清樂爲清聲耳）則結尾亦用清聲調收之則是起

調用字收調用聲既已不倫至于歌曲首字從未立調他不具論卽庾信樂章有五聲歌曲唐初樂錄有五聲祀五帝歌其于宮調首句如氣離清濁（此庾信宮調曲）眇眇方輿（此唐初宮調曲）氣字眇字未嘗爲宮音也況唐人清樂如甘州羽調伊州商調何曾用商羽之字爲首字者若云宮聲起調宮聲止調卽爲宮商聲起調商聲止調卽爲商吾不知其所爲宮聲商聲者何如而卽以起調言一聲乍發而衆聲環轉今以成曲豈有首聲入調而衆聲可以不顧之理且歌聲抵掣處處皆見樂苑思歸樂商[illegible]曲

也而次首入角若專論首聲則焉有次章入角之事且審聲按調一聞聲而便知之假止以首聲按調則設有神瞽于此欲審宮調而歌色仮色不幸而首聲已過則雖按其聲而茫然不解爲何調必俟歌者自訴曰頃所歌者首聲爲某聲而後知之此稚語也況其所謂宮聲商聲者又全未定也

然則七聲二變古亦有言之者乎曰有之左傳晏子稱五聲六律七音國語周景王問七律註謂七律卽七音也五聲加二變謂之七音故前漢志引書有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之語七始卽七律以七

聲爲七調聲所自始故云卽解者謂天地人四時之始此或未然然要之皆七律也如曰應鐘冬始蕤賓夏始卽二變也蓋漢後以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故也然而人不知七聲不知二變何也曰亦惟成周言律第舉其名而不指其實而後之爲註者又復展轉卜度考法算數而不實究其聲音以故彼此貿貿歷漢晉唐宋二千餘年而終未解也先臣嘗曰七音之亡自伶州鳩始五聲無七音不能成調此在軒黃制樂時卽已有之而歷三代而不用遂謂夏殷以前所未嘗有夫世無七律加

自周時而咸韶夏濩可成樂者自伶州鳩妄對謂
周以七列七同而創爲七律國語周景王問七律者何伶州鳩謂自鶉
[illegible]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以數合之以聲昭
[illegible]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了是乎有七律
而後之爲註者遂謂古惟五聲因加以文武二變
謂之七聲見杜氏通典此誤之所由始也嗣此漢人解
經曰云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鐘
應鐘生蕤賓見淮南子又云七律者七音之律黃鐘爲
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
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皆序之五聲之末見孝節諸註夫
變宮者必附宮以爲變變徵者亦必附徵以爲變

豈有五聲宮徵既已周完而二變位次齊厠之五
聲之後之理樂通謂黃鐘爲宮則大呂爲變宮林鐘爲徵則夷則爲變徵舊以應鐘爲
變宮蕤賓爲變徵多少不合若謂禮運孔疏其十二宮相生止
及五聲而不及二變而增二變于諸宮之後則其
位次又皆厠之羽角之後宮徵之前禮運鄭氏註止六十律故
此頭注疏十一調相生每調五律爲六十律並無二變後增二變二十四律共八十四聲則又以相
生次第當得宮前徵前兩位則在相生時原無此數而以後生
者而忽厠之相生之間已不可解且即欲厠入亦
不宜在羽角之後宮徵之前夫有正然後有變既
名變徵自當置之徵之後若厠之角後則以次而

推斯時尚未有正徵也未有正徵則徵之名尚未立而先有變徵吾不知變徵之徵何由名而未名之徵何由變至于變宮則雖先有宮名而厠之羽後亦當名變羽而不可名變宮何則變不可加正也如謂在宮徵之側近宮名宮近徵名徵則亦近角羽矣且林鐘爲陰律之四蕤賓爲陽律之四二律齊等可云相近若黃鐘爲陽律之首應鐘爲陰律之終相詎十律而曰宮側則不知生律之法先旋宮而後相生耶抑先生律而後旋宮也蓋變宮變徵古有其名則其名本自不誤而前之人以不

用其聲而先其傳後之人又以不得其傳而不能求其聲遂致言時時乖言位位錯而不知聲之所在爲正爲變爲時爲位誠有如

皇言定聲必本之天地之數而不可易者隔八相生之法變宮在宮後一位變徵在徵後一位此天地定數要皆以聲爲準者詳見十二律第四故曰審聲以知樂不審聲而徒言樂此樂之所以亡也若夫宋人論聲有謂羽聲最高宮聲最低必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而低于羽者曰變宮則即以舊傳鐘律計之黃鐘宮九寸南呂羽五寸而以應鐘四寸有奇之管收于其間則大高于宮而小高于羽

未見其少高于宮低于羽也若林鐘蕤賓之管則皆六寸零而無高下也

乃有更造七律者服虔不曉七聲在十二律之內乃別設七律一簴爲十九律有另立二變聲者馬融鄭元謂宮商角三聲爲從聲徵羽二聲爲變聲則以黃鐘太簇姑洗陽律相連謂之律從律林鐘南呂陰律相隨謂之呂從律也說見諸聲第五有于七聲外增一聲者隋沛國公鄭譯得龜茲七聲而不知用法每立一調則降一聲以從之而究不能合後見編懸有八則復于七聲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

世之言八律自此始有請立三調而却七調者隋太子洗馬蘇夔尚書牛弘等皆極言七聲之非即萬寶常世號知音亦于文帝前詆七聲爲淫聲以爲月令中律只有五聲左傳七音仍奉五調今歷代相傳所立者惟三調而已謂清調平調瑟調也三調立而七調又何有焉有請改變聲爲閏聲改變徵爲變羽者宋房庶定十二律謂舊以宮商角徵羽五音次第分配七聲乃復加變宮變徵以足之似謂七聲外復有三變其于五行不相戾乎請改變徵爲變羽使二變位次盡列之羽後宮前而改變聲爲閏聲則五

行相生而五聲定矣詔從之有謂二變同四清者陳暘作樂書謂四清二變均爲邪聲聖朝李照范鎮知去四清而不知去二變則仍爲憾事夫二變不去猶之不去四清也有言七聲即清聲者明代全賜作樂典序有云虞以四清聲爲清角而周益之以三清徵謂之七聲蓋合虞之四清與周之三清而共爲七也夫祇此七聲祇此二變而列代之夢夢如此

若其用七聲而仍非古者六代之季北魏太常卿祖瑩隋沛國鄭譯皆訪求七調而不曉其法惟宇文周時有宋厥皇后攜龜茲樂工白蘇祇婆者入中國善彈琵琶聽其所奏則一均之中實有七聲譯聞之而備考其實遂傳其調法其云婆陀力調者華言平聲即中聲也此宮調也其云侯利筵調華言斛牛聲一作斛先即變宮也鄭譯依漢儒舊傳次第移置調末非是其云鷄識調華言長聲即商調也曰沙識調華言質直聲則角聲也舊泥樂記質直歌商之文疑是商調非是曰沙侯加濫調華言顫聲則徵聲也遼大樂以此爲徵清則徵正聲也鄭譯作變徵誤曰般贍調華言五聲則變徵也遼大樂徵曰般涉涉者贍聲之轉則般贍屬徵鄭譯作羽聲誤曰沙臘調華言應聲則羽聲也譯

以此定樂而泥于舊說且正變不明仍致繆戾而其時言樂者多詬之（即牛弘何妥萬寶常等）故在隋樂宮仍不能用而其法則稍傳人間向之不知七聲二變爲何物者今稍知所在以可與古法相證第古備七律止以立調而未嘗一用其聲即簫笛色字皆閒絕不用故荆軻歌變徵未免雜秦趙塞外之聲非五聲之舊而當時龜茲所傳則七聲俱用識者知其爲北音而未嘗立北調之名至唐時分三部樂以喬樂隸坐部伎則間用北聲然而喬樂偶及之非其常也至遼作大樂則全用其聲遂立北調名而分爲兩部以用七聲者爲北調用五聲者爲南調至金元作清樂雅樂專用北聲乃以北宮調立曲所稱雜劇院本者皆隸之北部而南聲衰焉（元明之際始有一二南曲行人間）明代立樂猶一仍其舊如十二月按律樂歌其爲大石中呂南呂雙調諸名則仍屬北宮其爲朝天子殿前歡慶宣和新水令諸名則仍屬北曲今禮部所演教坊所習猶奏北音者皆其遺也然則七調久廢其實知五聲二變可以立調則隋唐之際多有發明而其用二變以爲歌使天下歌聲可得用七聲以成曲者則自隋唐

始之也故曰七調與古合而兼用其聲則古未有也此亦論樂者之所當察也

七聲圖

羽 七 變徵 六 徵 五 角 四 商 三 變宮 二 宮 一

七聲方位圖

變徵 第六聲 羽 第七聲

徵 第五聲

角 第四聲

宮 第一聲

商 第三聲 變宮 第二聲

此循環次第與五行方位不同且與舊時二變誤列宮徵後者又別此本隔八相生圖位并調法器色次第所定皆天地自然成數並無勉强詳見十二律第四

七調圖

徵調 羽 七 變徵 六 徵 五 角 四 商 三 變宮 二 宮 一

變徵調 變徵 六 徵 五 角 四 商 三 變宮 二 宮 一 羽 七

羽調 徵 五 角 四 商 三 變宮 二 宮 一 羽 七 變徵 六

宮調 角 四 商 三 變宮 二 宮 一 羽 七 變徵 六 徵 五

變宮調 商 三 變宮 二 宮 一 羽 七 變徵 六 徵 五 角 四

商調 變宮 二 宮 一 羽 七 變徵 六 徵 五 角 四 商 三

角調 宮 一 羽 七 變徵 六 徵 五 角 四 商 三 變宮 二

附簫 尺 上 乙 四 六 凡 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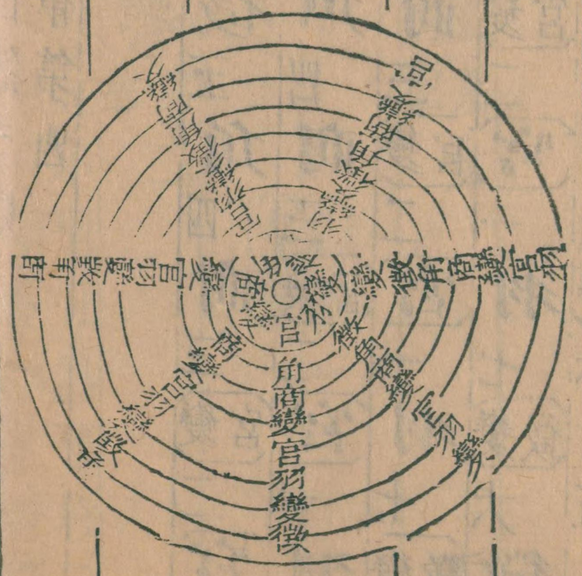
箇色 四 三 二 一 七 六 五

CL.
NO. 35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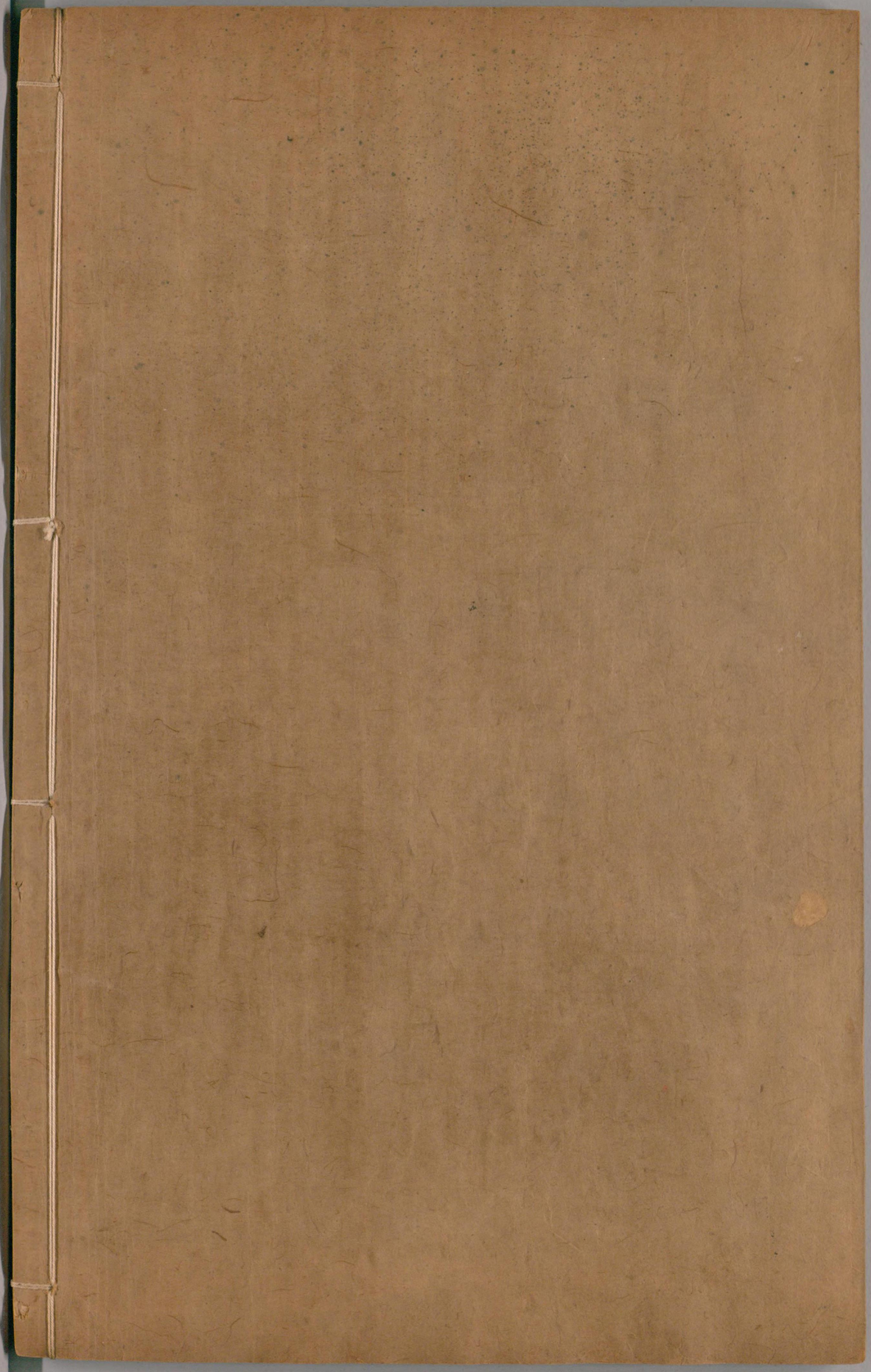
七調用二變以爲調然每調仍不用二變以爲聲此推之器色而皆然者第每調七聲每聲七調乘之宜七七四十九調而止于七調者還相爲詞也且每調七聲去二變不用亦每調五聲以五乘七亦宜五七三十五聲而止于五聲者以還相爲聲也但人聲難于考驗押之器色則無勿驗者故以簫笛色附後若夫宮調從中起定中聲也以宮爲中聲其還相爲中本至低一聲則中聲亦低以至低爲宮所旋則低亦無定而有定如此

七調圓圖

圓與方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